

被世界遺忘的國度——探訪蘇丹延比奧

Juan Michel

普世教會協會媒體關係幹事

來自馬·托馬印度教會（Mar Thoma Syrian Church of India）的大主教 Dr Zacharias Mar Theophilus，是普世教會團隊成員之一。團隊最近探訪了蘇丹的延比奧區（Yambio）——西赤道州的首都，接近剛果民主共和國邊境，土地青蔥而肥沃。「但我們在當地遇到的人民卻感到被遺忘，」大主教 Theophilus 說：「被喀土穆遺忘，被朱巴遺忘，被全世界遺忘。」

喀土穆（Khartoum）和朱巴（Juba）分別是蘇丹北部和南部的首都，相隔 1,700 公里和 21 年內戰的傷痛。北部回教徒與南部基督教徒之間的衝突，奪去約二百萬人的性命，留下逾四百萬境內難民（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）。

2005 年 1 月簽訂的《全面和平協定》結束了戰爭，但問題並未解決。再者，協定在執行上本身亦有不少爭議之處，例如：國界劃分、原油利益分配、人口普查及選舉的預備工作等。

蘇丹南部的延比奧主要是農業區，戰時較少受到波及。但本地的贊德人（Zande）與以牧牛為生的丁卡族（Dinka）難民之間卻有著零星的衝突。而生活在叛軍（Ugandan Lord's Resistance Army）的區域亦帶來另一困境。這場叛變運動以其殘暴見稱，國際軍事法庭就著叛軍領袖在對抗烏干達政府的 21 年戰爭期間所犯的暴行提出起訴。

普世探訪團的一位成員說：「延比奧本來可以是一個天堂，但目前的境況簡直可

怕。」

探訪延比奧的五人隊伍，由普世教會協會（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）與全非洲教會協進會（All Africa Council of Churches）派出，是國際普世合一探訪蘇丹之旅的一部分。由 4 月 26 到 31 日，除了延比奧，另外三隊分別探訪喀土穆、達爾富爾（Darfur）及倫拜克（Rumbek），然後聯同約八十名蘇丹教會代表（包括領導、婦女和青年），出席在朱巴舉行的三日會議。探訪與會議的目標是聆聽蘇丹教會的關注和盼望，表達普世教會對當地教會和蘇丹人民的團結。

探訪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？

人民的境況。他們仍然害怕，叛軍的襲擊使他們因缺乏安全感而受苦。很多人睡在草叢裏，他們無法送孩子上學。另一方面，我們看見教會整全而團結，是人們的唯一希望。因此，這趟合一之旅激勵了他們，使他們更有勇氣和希望。

叛軍（Ugandan Lord's Resistance Army）對當地有何影響？

它來自烏干達，進入延比奧區殺人、襲擊婦女，甚至天主教主教也受到威脅。我到來之前並不知情，探訪後才明白問題有多嚴重。透過新聞媒體，我只接收到有關達爾富爾區近況的資訊。但整個國家都在面對巨大的困難，譬如《全面和平協定》推行上的困難。

你認為當前最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甚麼？

衛生。很多人是愛滋病帶菌者或患者。教會和社會，以及政府與志願組織應該一起處理這問題。這裏也有營養不良的情況。他們需要醫院和衛生人員。

另一迫切需要是教育。教會應該更積極投入這領域，包括技術培訓，而政府應該透過撥款予以支援。人們需要學校和一間大學。現時，要得到較高程度的教育，

他們需要到鄰近的烏干達或蘇丹南部首都朱巴。缺乏教育結果造成高失業率。當然基建不足也有待改善。在延比奧，政府與教會合作無間，這應該散播到各個區域。

你所屬的教會（遠在千里以外）可以怎樣幫助蘇丹的教會？

幾年來我們一直為蘇丹祈禱。禱告是非常強大的力量，可以令情狀改變。回家後，我會在教會刊物中報導我在這裏的所見所聞，動員大家去祈禱，為和平出力。

沒錯，相距這麼遠，我們能夠做的不多，但我們可以支持普世教會協會的發起的工作，例如支持它參與《全面和平協定》的實施過程。我們也可以派出教師——我們有這麼多老師和醫生。總有辦法與蘇丹的教會建立關係。

你從這次探訪中帶了些甚麼回家？

雖然延比奧的人民生活狀況非常嚴苛、充滿不安全感，但鄉村的制度容讓他們互相支持。他們在別人的愛和關懷中找到安全感，而不是透過軍事力量。這是現代世界應該學習的。我們認為安全感要透過強大武器而獲得，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愛與關懷的社群，那其實就是最大的安全感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向這些鄉村學習，安全感最終在神的手裏，也在充滿愛的社群中。憎恨帶來不安全感，而愛則帶來安全感。

(文章譯自 "*Ignored By The Whole World*" - A Visit To Yambio, Sudan,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- Feature, 2008/4/17, 取自：
<http://overcomingviolence.org/index.php?id=5689>)